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# 明代历史演义

(三)

〔民国〕蔡东藩撰

## 目摇摇录

第四十一回	白圭讨平郟阳盗 韩雍攻破藤峡瑶	员
第四十二回	树威权汪直窃兵柄 善谏谏阿丑悟君心	怨
第四十三回	悼贵妃促疾亡身 审聂女秉公遭谴	愿
第四十四回	受主知三老承顾命 逢君恶八竖逞谗言	愿
第四十五回	刘太监榜斥群贤 张吏部强夺彼美	猿
第四十六回	入槛车叛藩中计 缚菜厂逆阉伏辜	源
第四十七回	河北盗横行畿辅 山东贼毕命狼山	缘
第四十八回	经略西番镇臣得罪 承恩北阙义儿导淫	远
第四十九回	幸边塞走马看花 入酒肆游龙戏凤	愿
第五十回	觅佳丽幸逢歌妇 罪直谏杖毙言官	苑
第五十一回	豢群盗宁藩谋叛 谢盛宴抚使被戕	愿

第五十二回	摇	守安庆仗剑戮叛奴 下南昌发兵征首逆	.....	怨
第五十三回	摇	伍文定纵火擒国贼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	.....	冤
第五十四回	摇	教场校射技擅穿杨 古沼观渔险遭灭顶	.....	冤
第五十五回	摇	返豹房武宗晏驾 祭兽吻江彬遭囚	.....	冤
第五十六回	摇	议典礼廷臣聚讼 建斋醮方士盈坛	.....	冤
第五十七回	摇	伏朝门触怒世宗 讨田州诱诛岑猛	.....	冤
第五十八回	摇	胡世宁创议弃边陲 邵元节祈嗣邀殊宠	.....	冤
第五十九回	摇	绕法坛迓来仙鹤 毁行宫力救真龙	.....	冤

## 第四十一回 白圭讨平郟阳盗 韩雍攻破藤峽瑶

摇摇却说宪宗即位以后，宫闱中的情事，前回已略见一斑。其间有荆襄盗贼，湘粤苗瑶，平凉叛酋，亦时常出没往来，屡为民患。明廷亦发了好几次兵马，遣了好几回将帅，总算旗开得胜，渐渐敕平，小子亦不能含糊说过，只好一一叙明。荆襄上游为郟阳，地界秦、豫、楚三省，元季流贼啸聚，终元世不能制。洪武初，卫国公邓愈，出兵往讨，始得剿洗一空。怎奈是地多山，箐深林密，官军凯旋，流寇复聚。起初还不敢出头，到了成化元年，适遇年岁饥荒，流民日聚，遂闹出一场乱案来了。内中有个头目，姓刘名通，力能举千斤石狮子，绰号叫作刘千斤。刘千斤有个同伴，本名石龙，绰号叫作石和尚。两人纠集党羽数万，占据梅溪寺，高揭黄旗，推刘千斤为汉王，建元德胜，伪署将军元帅数十人，以石和尚为谋主，四出动掠。指挥陈升等，带了数千人马，前去征剿，反被他四面夹攻，杀得片甲不回。明廷接着警报，方知贼势猖獗，非同小可，乃命抚宁伯朱永，为讨贼总兵官，兵部尚书白圭，提督军务，太监唐慎、林贵为监军，别令湖广总督李震，副都御史王恕，会同三路兵马，直捣贼巢。白圭到了南阳，侦悉刘千斤等，在襄阳、房县、豆沙河等处，分作七寨，据险自固，遂拟用四路进军。一自南漳入，一自安远入，一自房县入，一自谷城入，犄角并进，互相策应。当下拜表奏闻，朝旨俞允，遂自率大军出南漳，派偏将林贵、鲍远等出安远，喜信、王信等出房县，王恕率指挥刘清等出谷城。总兵官朱永有疾，留镇南阳。东西南北四路兵马，浩浩荡荡，杀奔贼寨。刘千斤自恃力大，亲来抵截大军。白圭用诱敌计，

引刘千斤至临城山中，猝发伏兵，左右夹攻，杀得他七颠八倒。刘千斤夺路逃脱，方知官军利害，意欲从寿阳窜出陕西，不意到了寿阳，已有官军截住，为首的统兵大将，系是明指挥田广。刘千斤知不是路，转身就走，由田广率兵尾追，直至古口山。刘千斤逃入山中，负隅据守。田广扼住山口，俟诸军陆续到来，一路杀入。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当时格毙刘千斤子刘聪，及伪都司苗虎等一百余人。刘千斤退保后岩，山势愈峻，天又下雨，泥淖难行。适尚书白圭亲至，身先士卒，麾兵直进。山上的木石，如雨点般掷将下来，破头碎额，不计其数。白圭命刘清率千余骑，从间道绕出贼后，一面率诸军从前攻入。刘千斤率贼数万，迎头抵拒，只管前面，不管后面，方在酣战的时候，突闻后面喊声大震，鼓角齐鸣，各贼返身一顾，但见满山是火，烟焰冲天，不由得魂胆飞扬，纷纷乱窜，怎奈山路崎岖，七高八低，越性急，越踏空，坠崖堕涧，跌死过半。此外逃避不及的，统作刀头之鬼。刘千斤尚提着大刀，左右飞舞，官兵数百人上前，尚不能接近身躯，反被他劈死数十人，嗣经强弩四射，面中数创，方大吼一声，倒在地上。各军一拥上去，把他揪住，用了最粗的铁链，缠住他身，才觉动弹不得，一任扛抬而去。还有苗龙等四十人，亦一并擒住，囚解京师，眼见得是照叛逆例，磔死市曹了。惟石和尚、刘长子二人，越山遁去，转掠四川，招集败众，屯匿巫山。各军进逼，合围月余。石和尚在巢穴内，粮食俱尽，当由指挥朱英，奉白圭命，诱招刘长子，令他缚石和尚，解送军前。刘长子没法，遂将石和尚拿下，送交喜信营。喜信将石和尚打入囚车，佯慰刘长子，命诱执刘千斤妻连氏，及伪职常通、王靖、张石英等，六百余人。至诸人一一诱到，竟变过了脸，也把刘长子一并就缚，奏凯还朝。石和尚、刘

长子磔死,余犯尽行斩首,荆襄告平。朱永封伯,白圭进太子少保,余将各加官进禄。只指挥张英,为诸将所忌,进谗朱永,说他受贿,被永捶死,真所谓冤沉地下呢。这是成化二年间事。

后至成化六年,刘千斤余党李胡子,复纠合小王洪、石歪膊等,往来南漳、内乡、渭南间,复集流民为乱,伪称太平王,立一条蛇、坐山虎等绰号。官军累捕不获,再命都御史项忠,总督河南、湖广、荆、襄军,四面兜剿,擒李胡子于竹山县,擒小王洪等于钧州龙潭,俘斩二千人,编戍万余人,遣还乡里,共四十万人。内中有许多流民,未尝为恶,亦不免玉石俱焚,弃尸江浒。项忠且自诩功绩,竖平荆、襄碑,或呼为堕泪碑,实是冷嘲热讽的意思。又越六年,经都御史原杰,经略郟阳,就地设府,垦荒田,编户籍,人民乐业,阖境帖然。杰劳苦成疾,奉旨召还,竟在驿舍中逝世。郟民闻讣,无不泣下,这且搁过不提。

且说荆襄未平的时候,广西大藤峡苗瑶,亦啸聚为乱,湖南靖州苗,群起响应。右都督李震,受命讨靖州苗,连破八百余寨,威振西南。苗瑶呼为金牌李,不敢复反。惟大藤峡在广西浔州境内,万山盘曲。有一大藤横亘两崖,仿佛似天造地设的桥梁,因此呼为大藤峡,峡中瑶人,缘藤往来不绝。峡北岩洞,多至一百余处,最幽深险峻的,有仙人关、九层崖等洞。峡南有牛肠村、大岵村,亦称险要。英宗时,瑶人作乱,经都督金事颜彪,连破瑶寨,瑶患少息。惟瑶酋侯大狗,始终未获。至颜彪班师,仍出掠广东高、廉、雷、肇等境,守臣无术剿平,上书待罪,且请选将征讨。兵部尚书王□,奏称浙江左参政韩雍,文武全才,可令往讨,乃召雍为佾都御史,赞理军务。特简都督赵辅,为征夷将军,统兵南征。

雍先至南京,会齐诸将,共议进兵方略。诸将齐声道:“两广残破,群盗屯聚,应分兵扑灭为是。为今日计,莫若令一军入广东,驱使散去,然后用大军直入广西,节节进剿,方可困贼。”雍闻言冷笑道:“诸将只知其一,未知其二,试思贼已蔓延数千里,随在与战,适足疲我将士,何若仗着锐气,直捣大藤峡巢穴?心腹既溃,余贼如釜底游魂,怕他甚么?”诸将不敢多言。至赵辅一到,与雍谈及军事,很是投机,便把一切行止,听雍调度。雍即带领诸军,倍道前进,由全州出桂林,途次遇着阳洞诸苗,即麾兵与战,势如破竹,洞苗大溃。惟指挥李英等四人,观望不前,立斩以徇,众皆股栗,壁垒一新。

雍披按地图,晓谕诸将道:“贼众以修仁、荔浦为羽翼,宜先剿平二处,使孤贼势。”诸将此时,无不应命。乃督兵十六万人,分五路攻入,所向披靡。修仁先平,荔浦随下,遂乘胜向峡口进发。俄见道旁有数百人跪着,老少不一,老年服饰似里民,少年服饰似儒生,口称:“我等百姓,苦贼已久,今闻大兵到此,愿为向导。”雍不待说毕,便喝兵役,将数百人一一拿下,带入帐中。诸将皆诧异起来,但见雍升座怒叱道:“你等统是苗贼,敢来谎我!左右快与我搜来!”兵士不敢违慢,把数百人身上一搜,果皆藏着利刃,锋芒似雪,便命推出辕门,尽行梟首。复饬把尸首支解,剖出肠胃,分挂林箐间,累累相属。瑶众闻知,惊为天神。就是雍麾下将士,亦不禁叹服。

雍严肃如王公相等,营门设铜鼓数千,仪节详密。三司长吏见雍,皆长跪白事,悚惧如小吏。忽有新会丞陶鲁入见,长揖不拜,雍叱道:“你来此何为?”陶鲁道:“来与明公击贼。”雍复道:“贼众据险自卫,非大兵不可入。我看部下文武数百人,无一可往,方在愁虑,你能当此重任么?”陶鲁道:“不但言

能,且很容易。”雍怒道:“蕞尔小邑,尚不能理,今遇悍贼,反说得如此容易,正是大言不惭,快快退去,免得受笞!”鲁又道:“明公不欲平贼么?从前蒋琬、庞统,辄废邑事,后乃为蜀汉名臣,公幸勿弃鲁,愿平贼自效。”雍见鲁神色自若,料有异才,不禁改容道:“丞肯为国效力,尚有何说,但不知需兵多少?”鲁复道:“三百人够了。”雍笑道:“三百人哪里够用?”鲁复道:“兵贵精不贵多,三百人已是多了。但必需严行选练,才可使用。”雍令他自择。鲁标式为约,号令军前道:“有能力举百钧,矢射二百步者来!”是时大军共十五六万人,合式如约,只得二百五十名。复另募数日,方得凑成三百名数目,自行督练,椎牛犒飧,共尝甘苦,士卒争愿为死,称为陶家军。

雍督诸将四面并进,瑶酋侯大狗,闻大军齐至,把妇女辎重,安置贵州横石、李塘堵崖,自纠死党数万,悉力堵截峡南,排栅坚密,滚木礮石镖枪毒矢等,更番迭射。官军登山仰攻,煞费气力。雍申令军中,有进无退。阅数时,山上的瑶众,及山下的官军,统有些疲倦起来,枪声箭声,若断若续,蓦见陶鲁拥盾而出,大呼道:“麾下壮士,快从我来!”两语未毕,那三百名陶家军,都左手执盾,右手持刀,鱼贯以进,呼声震山峡。瑶众急忙抵拒,乱下矢石,不料这陶家军,很是勇悍,兔起鹘落,犹迅猱升,任他矢石如雨,毫不胆怯,只管向前猛登。韩雍见前军得势,复督兵继进,瑶众支持不住,逐步退后。至官军各上山冈,又由雍出令,纵火焚山,烈焰飞腾,可怜这瑶众东奔西走,无处躲避,多烧得焦头烂额,剩得数千名悍瑶,拥着侯大狗,窜入横石崖。雍饬兵穷追,道行数日,始见崖谷。侯大狗上九层楼等山,绝崖悬壁,势控霄汉,且用着千斤礮石,滚压下来,响声若雷,岩谷皆应。雍令军士停住崖下,鼓噪不绝,一面

遣陶家军绕出后山,潜陟巅顶,令他觑贼懈怠,举炮为号。自卯至未,贼渐渐力疲,木石亦尽。雍正拟进攻,隐隐间闻有炮声,急督将士冒险登山,大众援藤扳葛,蚁附而上,陶家军亦自后攻入,漫山奋击,连数日夜,鏖战百合,方把瑶众削平,生擒侯大狗七百八十余人,斩首三千二百余级,磨崖勒石,载明平瑶岁月,并将大藤斩断,绝瑶人往来的孔道,改名大藤峡为断藤峡,复分兵捕雷、廉、高、肇诸寇,先后肃清。捷报驰抵京师,宪宗传旨嘉奖,即召赵辅还朝,晋封武靖伯,韩雍为右副都御史,提督两广军务,擢陶鲁为佥事,余亦按功给赏。嗣命雍开府梧州,令行禁止,盗贼屏息。至成化十年,为中官黄沁所讐,罢归乡里,越五年病歿。粤人怀念不忘。立祠致祭,正德中始追谥襄毅,也是褒功恤死的意思。

还有平凉一役,出了好几次大兵,才得奏捷。平凉在甘肃西境,从前明平陕西,故元平凉万户把丹,率众归附,太祖授为平凉卫千户,令仍旧俗,不起科徭。传孙满俊,与王豪、李俊相连结,挟资称雄,土人称他为满四。平凉奸民,犯法避罪,往往倚满四为护符。有司饬役往捕,统由满四出头硬阻,日久成习,不得不劳动官军,前去搜剿。满四遂激众为乱,叛据石城,来与官军反抗。石城系唐吐蕃石堡城,高踞山巅,四壁削立,只有一线可通出入。官军屡次上山,都被击退。满四遂与李俊分踞要害,四称招贤王,俊称顺理王,两下里各有万余人。俊攻固原千户所,中箭毙命,惟满四负隅如故。都指挥邢瑞、申澄,率各卫军至石城,猛扑一昼夜,不意满四竟纠众杀下,由高临卑,势如建瓴。官军坠死无数,申澄也马蹶被杀,只有邢瑞狼狈逃归,贼势大盛,关中震动。明廷得耗,飞檄陕西巡抚都御史陈介,总兵宁远伯任寿,广义伯吴琮,及巡抚延绥都御

史王锐，参将胡恺，会兵进剿。陈介等率军轻进，不待延绥兵至，便直趋石城，距城约十里许，忽有贼众数千，遮道出迎，佯称乞降。陈介颇为踌躇，吴琮道：“无论他是真降，或是假降，我军总有进无退为是。”遂麾兵直入。将到城下，只见贼驱着牛羊出来，望将过去，差不多有数千头，官军还道他是真心投降，用了牛羊犒劳，大家不及防备，忽听胡哨四起，前后左右，统是贼兵杀到，那时官军叫苦不迭，连忙招架，已是不及。陈介、任寿、吴琮等，舍命冲突，方杀开一条血路，走保东山，遗失军资甲械，均以千计。事闻于朝，命将陈介、任寿、吴琮三人，逮解至京，按罪下狱。另授都督刘玉，为平虏副将军，副都御史项忠，总督军务，再讨石城。又起复前大理寺少卿马文升为都御史，巡抚陕西，调兵协剿。项忠、马文升，先后至固原，分六路进兵，连败贼众。刘玉一至，见各军得胜，乘势长驱，进薄城下。满四倾寨出战，发矢如猬，刘玉身中流矢，顿时惊退，诸军皆却。贼步步进逼，玉几被困。幸项忠停住不行，亲斩千户一人，作为众戒，于是全军复振，易退为进。满四料不可敌，敛众入城，刘玉乃裹痛徇军，下令合围。相持兼旬，尚不能下。项忠以持久非计，督兵急攻，贼颇恟惧，潜缒城出降。忠给票纵还，自是出降益众。会有贼目杨虎狸，乘夜出汲，为官军所擒，忠喝令斩首，杨虎狸俯伏乞命，乃劝令降顺。虎狸允诺，且请自效。忠知虎狸可用，赐以金带钩，纵使入城，诱满四出战东山，用了四面埋伏的计，专候满四到来。正是：

整備铁笼囚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金鱼。

欲知满四曾否就擒？请看下回便知。

语有之：“川泽纳污，山藪藏疾。”故林深箐密之中，往往为盗贼藏身之地，兵去则出，兵来则伏，非有善谋之将，敢死之士，犁其穴而扫其庭，则必不能绝其迹。刘千斤，莽夫耳，侯大狗，蠢奴耳，何足以称王争霸？不过有山可恃，有穴可藏，借此以抗王命，为一时负隅计耳。有白圭之督师，而刘千斤失所恃，虽勇何益？有韩雍之主谋，而侯大狗失所据，虽险亦夷？萑苻之盗，必尽杀乃止，始知宁猛毋宽，公孙侨固有先见也。至若平凉一役，亦幸有项忠之为先驱耳。项忠擒李胡子、小王洪等，已见奇绩，而满四又为彼所擒，时人以堕泪讥之，吾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。刑乱国用重典，刑乱民亦何独不然乎？

## 第四十二回 摇树威权汪直窃兵柄 善谏阿丑悟君心

摇摇却说叛酋满四,正在穷蹙,见杨虎狸被擒复归,亟问他脱逃情由。虎狸随口胡诌,并说官军辎重,尽在东山停顿,不妨乘夜掩取,说得满四转忧为喜,即于夜间率众出城。行至东山附近,伏兵四起,竟前相扑。满四仓皇突阵,坠马就擒,余众多半受戮。项忠乘胜扑城,城中另立头目火敬为主,仍然拒守。忠令各军围住东西北三面,独留南面不围,鼓噪了一昼夜。火敬等料不能支,竟于夜半遁去。官军从后追蹊,复将火敬擒住。只有满四从子满能,逃入青山洞,渐被项忠侦悉,用火熏入洞中。满能仓皇出走,亦被擒获,并拿住满四家属百余口。诸军穷搜山谷,又获贼五百余人,男妇老幼共数千人,并将石城毁去,所有俘虏,就地正法。惟把满四、火敬两人,械送京师,按律伏诛,自在意中。项忠、刘玉班师到京,按功升赏,不消细说。

宪宗闻各处叛寇,依次荡平,心下很是喜慰。万贵妃殷勤献媚,每遇捷报,辄在宫中张筵庆贺。就中有个太监汪直,年少慧黠,善事贵妃,因得宪宗宠幸。这汪直系大藤峡瑶种,瑶贼平定后,被俘入宫,充昭德宫内使。昭德宫便是万贵妃所居,汪直能伺贵妃喜怒,竭力趋承,贵妃遂一意抬举,密白帝前,令掌御马监事。先是妖人李子龙,妖言妖服,蛊惑市人,内使鲍石、郑忠等,非常敬信,常引子龙入宫游玩,并导登万岁山,密谋为逆。不意被锦衣卫闻知,预先举发,当将二监拿下,并诱执李子龙,一并梟首。嗣是宪宗欲侦知外事,令汪直改换衣服,带领锦衣官校,私行出外,查察官民举动,但有街谈巷

议,无不奏闻。宪宗益以为能,即于东厂外设一西厂,命汪直为总管。东厂系成祖时所建,专令中官司事,伺察外情。至是别张一帜,所领缇骑人数,比东厂加倍,因此声势出东厂上。锦衣百户韦瑛,职隶东厂,谄事汪直。直即倚为心腹,往往掀风作浪,兴起大狱,所有冤死的官民,不计其数。朝廷诸臣,虽皆侧目,莫敢发言。惟大学士商辂抗疏上奏道:

近日伺察太繁,政令太急,刑网太密,人情疑畏,汹汹不安。盖缘陛下委听断于汪直,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。中外骚然,安保其无意外不测之变?往者曹钦之反,皆逮梟有以激之,一旦祸兴,猝难消弭。望陛下断自宸衷,革去西厂,罢汪直以全其身,诛韦瑛以正其罪,则臣民悦服,自帖然无事矣。否则天下安危,未可知也。臣不胜惶惧待命之至!

宪宗览疏大怒道:“用一内监,何足危乱天下?”即命内监怀恩,传旨诘责。商辂并不慌忙,正色说道:“朝臣不论大小,有罪当请旨逮问。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,是第一桩大罪。大同宣府,乃边疆要地,守备官重要,岂可一日偶缺?汪直擅械守备官,多至数人,是第二桩大罪。南京系祖宗根本重地,留守大臣,直擅自搜捕,是第三桩大罪。宫中侍臣,直辄易置,是第四桩大罪。直不去,国家哪得不危?”这数语侃侃直陈,说得怀恩为之咋舌,当即回去复旨。项忠已升任兵部尚书,也率九卿严劾汪直。宪宗不得已,令直仍归掌御马监,调韦瑛戍边卫,暂罢西厂,中外大悦。惟宪宗犹宠直未衰,仍令秘密出外,探刺阴事。适有御史戴缙,九年不迁,非常懊丧。至此见

汪直仍邀宠眷,索性迎合上意,密奏一本,极言西厂不应停止,汪直所行,不但可为今日法,且可为万世法。宪宗准奏,下诏重开西厂。汪直的气焰,从此益盛。

先是直掌西厂,士大夫无与往还,惟左都御史王越,与韦瑛结交,遂间接通好汪直。吏部尚书尹旻,也是个寡廉鲜耻的人物,想去巴结权阉,因浼越为介,谒直西厂中,甚至向他磕头。直不禁大喜。独兵部尚书项忠,傲不为礼,一日遇直于途,直下舆相看,忠竟不顾而去。直恨忠益深,王越谋代忠职,每与直言及忠事,作切齿状。忠且倡率九卿,劾奏直不法事,先令郎中姚璧,请尹旻署名。尹旻道:“兵部主稿,当由项公自署便了。”姚璧道:“公系六卿长,不可不为首倡。”尹旻怒道:“今日才知我为六卿长么?”当将草奏掷还,不肯签名。一方通报韦瑛,令他转达汪直。会西厂果停,直忿怒异常,与忠势不两立,至重设西厂,引用了一个吴绶,作为爪牙。吴绶曾为锦衣卫千户,尝从项忠讨荆襄盗,违法被劾,致受谴责,他竟与忠挟嫌,至汪直处求掌书记,直即允诺。且因绶颇能文,密行保荐,有旨授他为镇抚司问刑。绶即嗾使东厂官校,诬忠受太监黄赐请托,用刘江为江西都指挥,宪宗真是糊涂,竟令忠对簿。看官!你想这项忠高傲绝俗,哪肯低首下心?当下抗辩大廷,毅然不屈。恼得宪宗性起,意将他削职为民。汪直又谮商辂纳贿,辂亦乞罢,听令自归。尚书薛远、董方,右都御史李宾等,并致仕归田,于是蝇营狗苟的王越,居然升兵部尚书,兼左都御史掌院事。王越以外,还有辽东巡抚陈钺。先是辽东寇警,陈钺因冒功掩杀,激变军民,明廷命马文升往抚,开诚晓谕,相率听命。汪直偏欲攘功,请命宪宗,挟同私党王英,驰向辽东,一路上耀武扬威,指叱守令,不啻奴仆,稍有违忤,立

加鞭撻。各边都御史,左执鞭弭,右属橐键,趋迎恐后,供张极盛。既至辽东,陈钺郊迎蒲伏,恪恭尽礼,凡随从汪直的人员,各有重贿。汪直大喜,筵宴时穷极珍错,饮得汪直酩酊大醉,满口赞扬。越宿即赴开原,再下令招抚。文升知他来意,便把安抚功劳,推让与他,惟所有接待仪文,不如陈钺。汪直未免失望,草草应酬,即返辽东,且与陈钺述及文升简慢。钺不但不为解免,反说文升恃功自恣等情,一面加意款待,格外巴结。酣饮了好几日,直欲辞归,复经钺再三挽留,竟住了数十天,方才回京,一入京城,即劾奏文升行事乖方,应加严谴,宪宗也不分皂白,竟逮文升下狱,寻谪戍重庆卫,并责诸言官容隐不发,廷杖李俊等五十六人。

是时鞑靼汗麻儿可儿已死,众立马固可儿吉思为汗,马固可儿吉思汗,与孛来不和,屡生嫌隙,阴结部属毛里孩等,使图孛来,偏为孛来所知,竟弑了马固可儿吉思汗。毛里孩不服,纠众攻杀孛来,遣使通好明廷。宪宗以无约请和,恐防有诈,竟却使不纳。毛里孩遂纠集三卫,屡寇山陕。抚宁侯朱永等,出师抵御,得了几次胜仗,毛里孩始退。谁料一敌甫退,一敌又来。长城西北境有河套,黄河由北绕南,与圈套相似,因得此名,唐张仁愿曾筑三受降城于此。地饶水草,最宜耕牧。蒙古属部孛鲁乃、札加思兰、孛罗忽等,潜入套中,据地称雄,屡寇延绥。朱永移师往御,王越亦奉旨参赞。塞外未闻杀敌,京中屡得捷音,越等升赏有差,寇仍据套自若。既而越为三边总制,札加思兰且迎元裔满都鲁为汗,自称太师,一意与明边为难,大举深入,直抵秦州、安定诸邑。总算王越出力,侦悉寇虏妻子畜产,俱在红盐池,潜率总兵官许宁,游击将军周玉,星夜前进,袭破敌帐,杀获甚众。及寇饱掠而返,妻子畜产,荡然无

存,只好痛哭一场,狼狈北去。

嗣闻札加思兰,为部众脱罗干、亦思马因等所杀,满都鲁亦死,诸强酋相继略尽。越遂讨好汪直,怂恿北征,说是乘势平寇,大功无比云云。直喜甚,忙面奏宪宗,当即下诏,命朱永为平虏将军,王越提督军务,监军便是汪直。克期兴师,向西进发。越与直会着,恰劝直令朱永绕道南行,自与直带领轻骑,径诣大同。探悉敌帐在威宁海子,即挑选宣府、大同两镇兵马,共得二万名,倍道深入。适值天大风雨,兼以下雪,白昼晦冥,空山岑寂。越等直至威宁,寇众毫不防备,如何抵敌,纷纷溃散,只剩老弱妇女,作为俘虏,并马驼牛羊数千匹,一齐搬归,便驰书告捷。宪宗即封越为威宁伯,增直俸禄三百石。惟朱永迂道无功,不得封赏,怅怅地领兵回来。

亦思马因等以庐帐被袭,密图报复,待王越退师,复纠众出掠,且犯宣府。那时汪直、王越两人,又想借寇邀功,请旨出发,偏偏寇众狡诈,闻直等又至,移众西走,转寇延缓,直等赴援不及,亏得指挥刘宁,巡抚何乔新,千户白道山等,分道出御,各得胜仗,寇焰少衰。亦思马因病死,谁知又出了一个悍酋,仍称小王子,率众三万,寇大同,连营五十里,声势张甚。总兵许宁,敛兵固守,小王子竟到处焚掠,毁坏代王别墅。代王成炼,从宁出战,宁无奈出驻城外,与巡抚郭镗分营立栅,互为犄角。寻见有寇骑十余,控弦而来,太监蔡新部下,首出迎击,宁所部军士,亦次第杀出,寇骑拍马逃走,官军不肯舍去,猛力追赶。途中遇着伏兵,被杀得落花流水,幸参将周玺等驰至,才救出各兵,驰入城中。检点败卒,已丧失了千余人。许宁尚掩败报捷,奈寇众长驱直入,虽经宣府巡抚秦蔚,总兵周玉,力战却敌,寇焰尚是未衰。巡按程春震,乃劾宁败状,宁得

罪被谪,连郭镗、蔡新,统同获谴。一面颁诏,令汪直、王越严行防剿,毋得少懈。直与越方拟还京,得了这道诏旨,弄得进退两难,只好乞请瓜代,有诏不许。其时陈钺已入居兵部,复为代请,又经宪宗切责,把钺免官。未几罢西厂,又未几调王越镇延绥,降汪直为南京御马监,中外欣然。只王越、汪直两人,不知为什么缘故,竟失主眷,彼此叹息一番,想不出什么法子,没奈何遵着朝旨,分途自去。

小子细阅明史,才知汪直得罪的原因,复杂得很。若论发伏摘奸的首功,要算是小中官阿丑。阿丑善诙谐,且工俳优,一日演戏帝前,扮作醉人的模样,登场谩骂,另有一个小太监扮作行人,出语阿丑道:“某官长到了。”阿丑不理,谩骂如故。小太监下场后,复出场报道:“御驾到了。”阿丑仍然不理。及三次出报,说是“汪太监到了。”阿丑故作慌张状,却走数步。来人恰故意问道:“皇帝且不怕,难道怕汪太监么?”阿丑连忙摇手道:“休要多嘴!我只晓得汪太监,不可轻惹呢!”此时宪宗曾在座中,闻了这语,暗暗点头。阿丑知上意已动,于次日再出演剧,竟仿效汪直衣冠,手中持着两把大斧,挺胸而行。旁有伶人问道:“你持这两斧做什么?”阿丑道:“是钺,不是斧。”那人又问持钺何故?阿丑道:“这两钺非同小可。我自典兵以来,全仗着这两钺呢。”那人又问钺为何名?阿丑笑道:“怪不得你是呆鸟,连王越、陈钺,都不知道么?”宪宗闻言微哂。及戏剧演毕,又接览御史徐镛奏折,系劾奏汪直罪状,略云:

汪直与王越、陈钺,结为腹心,互相表里,肆罗织  
之文,振威福之势,兵连西北,民困东南,天下之人,